



[名家写新疆丛书]

散文集

天賜草原

张红久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[名家写新疆丛书]

散文集——
天赐草原——
熊红久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赐草原/熊红久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5.7

(名家写新疆)

ISBN 978-7-228-18561-0

I. ①天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3422号

丛书策划 程 春

责任编辑 李颖超

封面设计 雅集书坊  / 谷子+王瑄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	0991-3652362(发行部) 0991-2813860(编辑部)
制 作	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9
字 数	200千字
版 次	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~3 000册
定 价	23.00元

深处的故乡(自序)

一直以为,我与故乡之间,有着一组隐秘的暗码,它构成了与之交流的基本要件。尤其是当距离把故乡推到天边,推成一种思念的时候,头脑里的脉冲就变得活跃起来,许多原本认为很平常的细节,开始慢慢放大,成为我们表达的主题。而一些没有引起重视的景象,也跻身向前,急不可耐地诉说着存在的意义。故乡就变得琐碎起来,成了许多事物和人物的舞台,在记忆里游走和回放。

常常自豪地认为,我们记住了故乡的模样:高耸入云的雪山,蜿蜒曲折的河流,辽阔悠远的草原,寂寥空旷的荒漠,这一幅幅极具象征意蕴的画面,是故乡呈现给这个世界的名片。在沉静的思索里,真的想走近她,触摸一些往事的时候,故乡反而退向远处,成了一个虚幻的背景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。为什么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,竟毫无知觉,而离开之后,她却

魂牵梦绕又无法抵达。由此看来,故乡不是用来度过的,而是用来回望的。

更愿意相信,故乡是我们最可靠地收留地。第一声啼哭,是被荒漠的风收留的。第一串脚印,是被尘土飞扬的黄土路收留的。第一首情诗,是被长满水曲柳的小河收留的。第一次爱情是被一只断了弦的旧吉他收留的。许多的第一次,都交给了故乡,它们构成了我和故乡之间特有的秘密,正是这些不可重复的细节,故乡记住了我的特征,并腾出一域空间,存放我的一生。

故乡不会忘掉每一个孩子,就像天空不会忘掉每一颗繁星一样,即使走得很远了,也如群星闪烁,这是被故乡擦亮的内心折射出来的光芒,它依然能映照出我们最初的梦想。

一万个人,会有一万个故乡,这是生活留给我们的成长途径,它让一个人区别于芸芸众生,也让一个人,带着故乡飞翔。而一个故乡,会牵动成千上万的人,故乡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了种子,种进了乡音和乡土里,开花或者结果,都能嗅到故乡的芬芳。

青色草原野花芬芳,骏马白云下自由驰骋,雄鹰蓝天里展翅翱翔,赛里木湖荡漾着天鹅的梦想,毡房把炊烟画在天上。歌词的描述与记忆的景象叠加起来,成为故乡最动人的环节,她的美丽被我们一页一页翻开,仿佛顺着出走的足迹,我们就能一步一步退回到最初的童年,退回到生命的起点,我想,那时所有的人都能发现,我们才是故乡最完美的诗篇。

用文字和故乡对话,其实就是把散落一地的情节串联起来,是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相遇。我的诉说就是这块土地的表达,当娓娓道来的时候,我在讲自己,更多的在说这块疆域。其中的脉

络,无论激荡还是舒缓、无论悲伤还是快乐,故乡是能听懂,毕竟她与我们一起经历了全程。

一次乡朋聚会,一毫耄老者,拄杖而来,听到故乡牧歌,竟老泪纵横。他说岁月行将埋没腐朽的躯体,却无法掩盖故乡的眷恋。正是一个个游子真挚的情感,才养活了故乡清晰的容颜。

故乡已成为我们携带一生的印章,也是镌刻在心里最稳固的方向。

熊红久

2015年3月

目 录

深处的故乡(自序) / 001

第一辑 牧歌悠扬

伊克苏龙 / 003

天 境 / 032

天赐草原云赐湖 / 046

夏尔西里 / 058

天边草原喀拉峻 / 069

我的草原 / 083

永远的赛里木 / 087

感悟草原 / 090

第二辑 家园芬芳

博尔塔拉冬天的情结 / 095

留居博乐

——之一 温暖小城 / 100

留居博乐

——之二 对酒当歌 / 100

留居博乐

——之三 美景如画 / 106

留居博乐

——之四 宁静淡泊 / 109

对一条路的记忆 / 112

站在高处的美丽 / 119

神湖 / 126

海西 海西 / 136

遥远的哈拉吐鲁克 / 139

第三辑 疆域守望

古城奇台 / 147

杏花伊犁 / 157

城市的味道 / 161

- 葡萄架下的欢歌 / 164
- 夜色飘香布尔津 / 168
- 旋律的故乡 / 178
- 历史的坐标 / 190
- 精河名片 / 202
——城市生态园
- 神灵的居所——敖包 / 206
- 蒙古族长调与婚俗 / 211

第四辑 岁月方向

- 岁月深处的标签 / 219
- 新 雪 / 221
- 二月的温度 / 223
- 静 夜 / 226
- 慢是一种能力 / 228
- 有一种幸福叫和谐 / 232
- 倾诉的家园 / 237
- 地域的力量 / 239
- 沃 土 / 242

情满天山，墨韵草原 / 247

——阅读画家解兴禄

亲情的体温 / 252

——读樟楠散文的三个认同

叩拜一壶酒 / 257

我的新疆，我的家乡 / 261

伊克苏龙

巴鲁的学校

上车之前,巴鲁告诉我,此行要去的伊克苏龙,在天山深处,是他童年成长的地方,草深得可以藏住一只小马驹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这个魁梧的蒙古族汉子手握方向盘,嘴里哼着歌,目光随意在崇山峻岭间逡巡,把盘山的小车开得像草原上游走的骏马,根本不在乎几尺外的百丈悬崖。

紧张的情绪尚未缓解,巴鲁又不时地伸出一只手,对窗外的山坡指指点点。这个山坳我放过羊。看,那座山梁后面长满了蘑菇,有脸盆大的,可以吃几顿。前面那片林子,小时候撞见过狼,马吓得浑身发抖,阿爸点着火,才把狼轰走。车子的起伏让绷紧的神经更加脆弱。窗外的苍茫叠翠和车轮下的峭壁深渊,提升着海拔的高

度,也提升着耐力的高度。

翻过几道山丘,车子驶入林区,这些生长在海拔1800米之上的雪岭云杉,群集于天山肩头,如此拥挤的绿色,将山路压缩成了一条线,不时地隐入林间,郁郁葱葱的枝杈,将路的走向拱卫成绿荫长廊。眼前铺开的是纤毫未染的纯净,是几百年来被植物们反复酝酿的通透,飘逸着草熏和松香的空气,即刻占据了我们的嗅觉,这些大山的氧吧,在空落了多少个春秋之后,终于邂逅到了肺腑的价值评判。

在开阔处,卧着一条“人”字形路,旁边摆放一堆石头,其间插着几根松枝。巴鲁停下车说,这是敖包,做个礼性。走到路边,捡几块石头,擦放其上,又逆时针转三圈。告诉我们,三是蒙古人十分尊崇的数字,“三”的蒙语发音,是“好”的意思,代表吉祥平安。说罢,又捡了一些石头放在后备厢,问他何意,笑答,等会儿就知道了。

从“人”字旁撇出一条小路,向前几十米,引脚步到崖边。往下瞅,山坳处有幢破旧平房。巴鲁指着说,那是他小时候读书的牧区小学。

放眼望去,房子已经很旧了,黝黑的屋顶上长满杂草,卵石砌就的围墙已有几处塌陷,屋前有一片百十平方米的草甸,估计是当年的操场吧,如今长着茂盛的野蒿,越发映衬出这几间老屋的陈旧。这个小学,当年只有两位老师,三十多个孩子。人少的班,只有三四个学生。遇到大雪天放学,得排队走,五年级的大孩子走在前面,一年级的排在最后,从雪中蹬出一条半米深的路,徒步回家,两三个小时的行程,天早被踩黑了。巴鲁一边诉说,一边摇头,好像往昔的故事是被他摇醒的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,他的童年就和这些山花绿草、云岭雪松长在一起了。

由于实行了牧民定居工程,牧区的孩子们走出了大山,到县城上学了。这些散落在山坳的旧学堂,成了岁月的补丁。巴鲁说,经常梦见自己小时候的读书声。每次路过这里,心里总是酸酸的。

巴鲁的梦,其实是修筑了一条穿越时间的阶梯,那些长大后不再绽放的快乐,被援引而上,一一复活。

大海子

车子冲过一个陡坡,天空豁然开朗起来,眼前铺陈出一片辽阔的绿地,像是对三个多小时颠簸的褒奖。人的心情也随之从狭隘的疆域里解放出来,一如湍急的河水驶入了浅湾,连呼吸都舒展了。

这片夏草场就叫伊克苏龙。

草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,繁茂而野性,相互簇拥着,把视线带向远方。如果不是高耸的雪山挡住了团队的走向,我想,这些生命如此顽强的植物,会将整个世界都打上自己烙印的。展示强大的唯一办法,就是把所有的弱小团结起来,以汹涌的洪流,淹没你的惊叹!

车子在绿涛间来回摇摆,似在马背上驰骋。没有路的草原反而衍生出了更多的路,人的精神也和着车子的曲型走势,变得随性而飘然起来。

越往前走,草长势越好。面对奔袭而来的空旷和辽远,让人不禁有些张皇失措了,车子仿佛猛然坠入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,我们蛰伏在一枚飘摇的叶脉之上,随波逐流。

路过一片湿地,几株河柳环围着,中央可见一条清清细细的小溪翩然穿过,怕光似的又迅速躲进草丛中,悄无声息地流向前方。

水是流向大海子的,看来今年的水面不会小,巴鲁显得很兴奋。

看!那就是大海子!车子走上高坡,巴鲁指着前方几百米处的一汪水域,远远望去,夕阳下泛着粼粼白光。

我们的到来惊飞了几只在水中嬉戏的野鸭,翅羽扇动的水面,把一圈圈的波纹荡回岸边。牧民将此水称为“迭兰淖尔”,意为“平静之湖”。这个比足球场大些的湖,看上去更像一只大碗,一只摆放在草丛中的大碗,盛满了蓝天和白云。草原的人们更习惯于把这些水域称之为“海子”,算是在陆地深处对大海的一种思念吧!

海子坐落在婆罗克努山的南麓,在山体原本该斜坡走势的地方,形成了一片相对的洼地,湖就悬在了那里,像战士斜挎的军壶。椭圆的腰子形状,好似山的一个肾。

海子东岸有一座敖包,敖包石堆上交叉了许多松枝,系满各色哈达。巴鲁从后备厢把石头拿下来,端端正正摆放在敖包上,又从怀里掏出一条洁白的哈达,毕恭毕敬地系在敖包的松枝上,脸上泛着红光,双手合十,低头膜拜。我挎起相机,走下山坡,也想在湖边寻几块石头,祭拜一下。可绕湖一周也没找到,只好走向更远处,依然一无所获。终于明白,巴鲁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搬来这些石头了。

巴鲁说,这里是附近牧民祈福、祭祀的场所。每年的七月,牧民会找喇嘛算出当年的祭日。这天,附近的牧民都会成群结队、盛装出行。在湖南岸,一般都是父亲骑马带着长子下水,马驮着他们游到北侧上岸,以示洗礼。当然,女性是不允许下水的,只能在岸上观看。水的最深处,有三米多。洗礼这么多年,从未出现过意外,是神

的庇佑,才使牧民吉祥如意。祭拜结束后,湖边会举行赛马、刁羊、唱歌、舞蹈等活动,最后饮酒狂欢,相互祝福。

与许多庙宇殿堂的辉煌气派和各路诸神的肃杀威仪相比,眼前的小敖包过于简陋和破旧了,与预期的神圣完全联系不起来,使我无法心存禅意。加之,眼前的祭拜,无论形式还是祭品,都太过粗糙,细节的丧失,导致了我对功效的质疑,但回看巴鲁,他双眼微眯,神情专注,满脸崇圣至极。打六岁起,父亲每年都会带我来,和许多牧民一起,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、牛羊满栏。

望着与巍峨庙堂有着极大反差的简朴敖包,忽然觉得,那种依靠外在华瑞来强化内心皈依的行径,竟十分可笑,它使许多原本属于自然的信奉,屈从于表象的威仪。在这里,一切尊崇,都服务于心灵的召唤。作为一种标志,奢华或简朴,当然与虔诚无关。

巴鲁走到岸边,跪下,双手捧起湖水,喝了几口,然后又将水轻轻拍在脸上,润泽面颊。他指着湖底说,水是从地下冒出的,是有神力的。我弓下身子,顺着手的方向,果然看见清澈见底的石缝间,有气泡上冒。

坐在水边,海子豁然辽阔起来,有了碧波荡漾的神韵,山峦的恍惚漂浮在水面上,又被阳光剪成碎片,都被一块蓝布兜着,实在装不下了,盈满的水才沿着东北角的一处窄缝,缓缓地流入坡下的湿地。

巴鲁掏出一只皮葫芦,灌满清泉,劝我将手里的矿泉水倒掉,也装一瓶湖水,说可以治百病。虽不信,但还是听从了劝告。

就面积而言,用湖来形容这泓水,是降低了湖的职位的,但牧民们认为它就是湖,就像湖对岸的敖包一样,从我现在的角度看过去,它就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点,牧民认为它是圣地,大小有什么关系呢?谁见过大过心的湖?谁见过高过头的地?